

“近代中国寻梦人”系列报道之(17)

摆在竺可桢眼前的现实是残酷的。当时的中国仅香港和上海徐家汇有两座用于观测气候变化的测候所，而且均由外国人控制。竺可桢很痛心，在他看来，“夫制气象图，乃一国政府之事，而劳外国教会之代谋亦大可耻也。”1927年蔡元培创办中央研究院，邀请竺可桢筹建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并担任所长，这是旧中国气象科学一次重要的转机。

竺可桢对筹建气象研究所倾注了极大的热情。他担任所长16年，为我国近代气象事业做了大量奠基性的工作：他在全国范围内广泛设立测候所，远至西藏拉萨，高至峨眉山、泰山的顶部，都开展了气象观测。气象研究所自办或合办测候所28个，协助地方兴办测候所50多个，加上接管北洋军阀时期北京、青岛的观象台，形成了我国气象观测网的雏形。1930年之前，中国天气预报领域一直是被外国人所垄断，这一年，竺可桢将天气预报“主权”收回。1930年元旦，中央气象研究所正式绘制东亚天气图，并发布天气预报和台风预报，这是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土和海域，独立自主预报天气的开端，开创了我国气象预报信息的广播业务，竺可桢可谓是中国“问天”第一人。

被誉为“浙大保姆”

1936年4月，竺可桢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。当时的浙大应该可以算是全国最破败的大学之一。一年后，抗日战争爆发了，浙大与整个中国一样处在了风雨飘摇之中。1937年底，面对着岌岌可危的学校，竺可桢决定带领全校1000多名师生走上“西迁”之路。学校从杭州迁往浙江建德，再由建德西迁到江西，后又到广西宜山落脚，最后到达贵州遵义，这就是中国教育史上有名的浙大“西迁”。和学校一起流亡的还有全校的近2000箱的书籍和教学实验设备。上千名师生“驮”着一个学校，在烽火连天的夹缝中艰难前进，然而每到一地，竺可桢第一件事便是让学生们结茅架竹，搭屋建棚，图书、仪器一箱箱打开，按时开课。

现在，天气预报已成为人们了解天气变化的主要途径，那些变换跳跃的数字，左右着人们的穿衣出行。可是，1930年之前，中国天气预报领域一直是被外国人所垄断，直至1930年，竺可桢将天气预报“主权”收回。



竺可桢

武茂昌

近代『问天』第一人

1946年，在经历了整整8年半的流亡之路后，浙大在竺可桢的带领下安然回到杭州。这所颠沛流离的大学，在抗战硝烟中崛起为“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”。

1949年3月6日，竺可桢60岁了。浙大学生自发为校长举行祝寿晚会，学生为竺可桢做了一面旗，上面写了四个字——“浙大保姆”，以表达对这位殚精竭虑的校长的崇敬与感激。然而竺可桢没有参加晚会，也没有接受一件贺礼，没有人会想到他正面临着人生的一次重大抉择。为了躲避蒋介石政府要求他去台湾的命令，竺可桢离开了精心耕耘13年的浙江大学，悄悄地去了上海。

把物候学带入新纪元

新中国成立后，满怀“科技强国梦”的竺可桢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，承担领导全国科学事业规划和发展的重任。年近花甲的竺可桢毫不犹豫地挑起了这副重担，将下半生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到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发展中。

1964年，他写了一篇重要论文《论我国气候的特点及其与粮食生产的关系》，其中分析了光、温度、降雨对粮食的影响，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许多设想。毛泽东看到此文非常高兴，专门请竺可桢到中南海面谈，对他说：“你的文章写得好啊！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（土、肥、水、种、密、保、工、管），只管地。你的文章管了天，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足。”竺可桢回答：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不大好管呢！”毛泽东幽默地说：“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，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！”



毛泽东接见竺可桢

“生命不息，工作不止”这是竺可桢的承诺，他说到做到。1970年后，80多岁高龄、身体状况不佳的竺可桢仍一直忙于他的力作《物候学》的修订工作。《物候学》是竺可桢一生中的最后一部作品。此书一出版，畅销一空。有人评价此书“把我国物候学带入了新的纪元”。

1973年春节刚过，竺可桢肺病复发住进医院，在医院里他仍然留心观察着天气的变化，并且记录自己的病情发展。写日记是竺可桢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习惯，现存的竺可桢日记从1936年到1974年，连续38年，1天未断，共计800多万字。直到他去世前一天，还用颤抖的笔记录下了当天的气温、风力等。1974年2月7日凌晨，这位中国近代气象科学、地理科学的奠基人溘然离世。



竺可桢日记



竺可桢创建的南京气象台

1918年，竺可桢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完成学业，获得了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。归心似箭的他拒绝了美国多所高校的邀请，满怀希望地踏上了归国的轮船。他憧憬着自己的所学报效祖国。然而，他在美国留学的这些年，正值中国军阀割据时期，整个国家满目疮痍。

神案

在日常生活中，能说道公道话就是德，就是望。其实写作也就是说道公道话，用作品给世说公道话。——作家贾平凹认为。



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。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。阅读既是个人的事，也是国家的事。没有全民阅读作为根基，全民素养的提高就是空话。——政协委员朱永新谈全民阅读。

文学作品的影响力确实是弱了，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在一个物质时代，更需要精神上的坚守，更需要耐心和努力。无论怎么样，文坛的现实就摆在这里，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写出好的作品。——作家刘玉栋认为。



如今，地球村里的文化愈加彰显出奇妙的多元化。我们迫切要做的，正是发掘、阐释并传播中国传统优秀成分，通过将它与当代精神相结合，使旧貌换新颜。我们的文化自信只能立基于此，别无他途。——教授钱文忠谈文化自信。



老祖宗创造的民间文化中不乏精彩，如果不保护它，不格外地提倡它，它就会在现代化的社会中被淘汰。必须建立文化的自觉，主动寻找文化定位。要有眼光、有远见，传承好民族代代相传的血脉。——非遗专家田青认为。



个人的创作成果一旦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发表出来，它就进入了公共空间，具备了公共属性，就必须承担道德建设的义务。所以，道德与文学密不可分，文学在道德体系建构中承担着重要职能。——文学家刘跃进认为。



近十年，几乎看不到反腐题材的影视作品搬上荧幕和银幕，这很不正常。党中央反腐力度不断加大，老百姓举双手拥护，文艺不能无动于衷，反腐题材的影视作品理应乘势跟上。——编剧高满堂认为。



(张辑辑)

两会期间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与北京团的全国人大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，听人艺院长张和平谈及陈道明、何冰参演话剧《喜剧的忧伤》每场演出费税前1500元，而演一集电视剧则是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。王岐山赞赏说：“人家不是冲着钱，这些腕儿到这儿来，要的就是甘于清贫。”“甘于清贫”的评价，使著名演员陈道明成为当时热议的人物。



谦虚坦诚回应赞赏

面对媒体报道王岐山称赞他“甘于清贫”，陈道明坦然回应：“这是媒体的误读、误听、误解。其实，王岐山书记并不是单指我，而是所有坚持在舞台上的人。”他认为，相比于那些常年坚持在舞台第一线的人，自己只是偶尔为之，媒体把荣誉具象化

到他一个人身上，有失偏颇。“王岐山书记泛指的是各种舞台艺术，包括戏曲、边缘剧种等等，相比于电视剧，这些都是清贫乐，坚持在这些舞台上的人是值得尊重的，也值得整个社会关注。”

“我还是认为，话剧不能光靠理想活着”，作为一个在话剧和电视剧领域都颇受赞誉的演员，陈道明对戏剧行业的“清贫”有着自己的看法。“如何商业化，如何让舞台艺术与先进的信息平台同步而行，吸引更多观众，这需要好好研究。”“我不认为搞戏剧就代表着贫穷，是我们没有把市场开发好，没有调节好，演员、编剧、导演都不够重视这个平台”。陈道明希望舞台艺术在观众中能常态化，而非锦上添花、镀金的东西。

30年后重登话剧舞台

陈道明出生于天津的一个中医世家，1971年进入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学习舞台剧表演，1978年进入中央



陈道明

戏比天大

苏亚

戏剧学院表演进修班研习表演理论。30年来陈道明塑造了无数经典的荧幕角色，但是除了1981年在中央戏剧学院演出的毕业大戏《无罪罪人》后，陈道明再没演过话剧。2011年，陈道明决定重返话剧舞台，参演北京人艺的话剧《喜剧的忧伤》，陈道明与何冰共同撑起了这部仅有两个角色的大剧场话剧。谈到参演的原因，陈道明说：“这30年中，我时不时会动演话剧的念头，但也找了各种原因、各种借口推辞。后来觉得这些借口越来越虚，还是应该对曾经是自己职业初始的话剧舞台有一个交代。”他还表示重登舞台

十分紧张，尤其在在北京人艺演话剧更紧张，“30年没演话剧了，不知道是什么结果，权当为了忘却的怀念吧，是一种重温。我会尽力排好。”

从2011年7月首演到2014年，陈道明在《喜剧的忧伤》问世3年间



《喜剧的忧伤》剧照

收获了无数好评，有时候一场结束得谢幕七八回。他却并不觉得自己出演的这部话剧是个经典，在他看来，这只是“一个在某种程度上看着还好，大家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戏，说了一点话的戏而已。”观众认为“神了”的戏，在他看来满是毛病，“这个戏，还有很多很多我们都看不下去的地方。”面对一些批评的声音，他也坦然承认对自己的一些舞台表现的不满意，“从我这个角度来说呢，我是一分一秒不遗余力。但是，诚心不代表能力，舞台上演员一片真诚，但或许能力不行。我们就尽力，每场不遗余力。如果说你不遗余力您还觉得不好看，我们就是本事不行。”

带病登台鞠躬致歉

2013年11月26日，《喜剧的忧伤》将在晚上演出，作为主演的陈道明发烧至39℃，到下午4时仍然高烧不退，但是为了保证演出，他乘坐120急救车，从家中赶到人艺后台。而此时，虽然打过了退烧针，他仍未有任何退烧迹象。尽管身体虚弱得连走路都打晃，陈道明还是坚持要演：“今天这么冷，观众来到剧场，我们不演，对他们来说太残酷了。”他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开始化妆、换戏服。在场的工作人员说，从后台走到舞台，短短一段路，陈道明走得非常吃力，站在舞台侧幕准备上场时，他依然浑身发抖，演出最终只能取消。

然而，陈道明没有立刻去医院，而是等到原定开演时间上场，亲自向观众道歉。19时38分，大幕拉开，陈道明准时出现在了舞台上。他哽咽着表示歉意：“我很抱歉……大家花了那么多钱，跑了那么多路，来北京人艺看这场演出。我们如果凑合着演，我觉得对不起你们！所以我很想说，近期要把这个演出给大家补上。



陈道明在台上鞠躬致歉

我再次说对不起！”他弯下腰深深鞠躬。目送观众离开剧场后，他才回到后台，乘坐急救车赶往医院。台下没有一丝嘈杂，观众以掌声表示理解和问候。不少观众对着舞台喊：“我们理解！没关系！道明老师快回去休息吧！”很多网友也留言希望他保重身体，并对其敬业精神表示感动。第二天，还未退烧的他还在病床上举手向观众致敬，并表示：“希望之后补演的三场戏中与观众见面。”在之后的补演时，他不仅鞠躬道歉，还特地地在人艺道歉卡上手书“歉，又辛苦您一趟，并为观众的道歉卡盖章。